

封山育林、退耕还林，绿化率从不到30%提高到超过60%——

# 干！西畴石漠变绿洲

本报记者 张一琪

当阳光洒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岔河村时，茂密的山林、平坦的道路、错落的民居、清澈的池塘，过去石漠化严重的岔河村，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石漠水乡。

村民王海莲对现在的日子甚至有点“不可想象”。“过去我们都讲，‘吃粮靠救济、喝水

远处挑、出门行路难、用钱到处借’，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”王海莲回忆道。

苦日子是因为石漠化。西畴县是中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西畴75.4%的土地呈现石漠化状态，水土流失严重，人均耕地不足0.78亩。一位外国专家在考察此地之后，留

下了“基本失去人类生存的条件”的评价。

困难没有吓倒西畴人民，依靠着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”的西畴精神，西畴人民不畏顽石，不怕艰难，用勤劳的双手不断探索治理石漠化的路子。如今的西畴有了当初“喀斯特绿洲”的模样。

## 向石夺地要粮

“轰！”一块石头被炸开了，人们赶紧把石头搬到土地边上垒成石埂。

这一场景来自西畴县蚌谷乡木者村摸石谷。上世纪80年代的摸石谷，山峦裸露、岩石狰狞，山上无绿色，地里多乱石，土地夹在石缝中。“山大石头多、出门就爬坡，春耕一大片、秋收一小箩，成年姑娘往外跑、成年汉子无老婆。”木者村是这样，西畴受石漠化影响的地方同样是这样。

“当时木者村是远近闻名的‘口袋村’。”木者村村民刘登荣说，所谓“口袋村”，就是拿着口袋出外借粮。村民住往农历正月一过就开始外出借粮，借一斤还两斤，年年缺粮年年借，年年借粮年年还。“石漠化严重，农民收成实在太少。”刘登荣感叹道。

许多活不下去的村民选择了搬走，离开这里。但是，过不了多久，这些村民又搬回来了。“哪儿都是人多地少，到了别的村也不会分给土地，就是一个外来户，不如搬回来。”刘登荣讲述着当时的情景。

可是，搬回来还是老问题，怎么活下去？漫山遍野的树都快被砍光了，石头裸露越来越严重，土地越来越少。怎么办？这个事儿一直压在刘登荣心里。

刘登荣当时20多岁，被任命为村里党支部书记不久。他原本是兽医，在当时是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如果不待在木者村，他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“我可以走，但是其他人怎么办？”刘登荣心里装的是乡亲。他和党支部其他成员商量着村子的出路：搬家不如搬石头！把地里的石头炸了，搬开，改造田地。这件事也得到了西畴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。

决定了就开始干，但是村里还是有很多人理解不了，“这炸石造地，等于往石缝中抠土呀，能整的吃吗？”“几辈人没有想过的事，你们怎么可能干成？”流言风语敲打着刘登荣的心。但是为了木者村，再难也要干下去。

刘登荣和同事们一同找老支书王廷位商量炸石造地的事。老支书一口答应并表示带头先在他家地里炸石造地。1990年12月3日，第一炮炸响了。

这一炸，把村民的热情也炸了出来。全村300多名村民投入到炸石造地的一线。

村民们先把石缝里的土扒出来放边上，将中间的石头炸烂铺平，再把边上的泥土均匀地铺在石块上，剩下的石块就垒在地边砌成石埂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，造地的现场壮观激烈。

经过105天的奋战，360亩土地从石缝里刨了出来，成为“保土、保水、保肥”的“三保”台地。

第二年开春儿种下的玉米、烤烟到秋季大丰收，玉米亩产由过去的200多斤增加到了800多斤，烤烟亩均收入由原来的400多元增加到1000多元。“口袋村”变成了“余粮队”。

到1992年，木者村一共炸石造地600亩，除了种粮，还种植烤烟、核桃等经济作物。之前被砍光的山则全部封山育林，恢复植被。

从那时起，“搬家不如搬石头”在西畴广为流传，木者村成为榜样。西畴的很多村寨纷纷效仿，向顽石开战，建设高产农田，西畴人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。

尝到甜头的西畴人没有停下脚步。一直到2019年，西畴县共整治土地24.4万亩，新增耕地9046亩。

## 靠青山致富

山清水秀和穷山恶水，兴街镇江龙村的村民对这两个词是有着深刻体会的。

去往江龙村的路上，漫山遍野都是柑橘树。每到收获的季节，黄澄澄的柑橘挂在树上，像是一个又一个金元宝。可是，谁又能想到，30多年前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

1985年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表明，西畴的荒山荒地、火烧迹地、采伐迹地48万亩，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5.24%。

对那个年代的情景，村组长刘忠恩记忆犹新，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，“那时大家都在砍树。为了生活，需要砍柴烧火。”

砍树的速度是惊人的，但是村民的生活依然很穷。环境越来越差，山变秃了，水也留不住了，到了雨季，就是大水漫灌，山脚的地都没法种。面临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江龙村，整个西畴的石漠山区都是这样。

同样是1985年，西畴县提出了“用30年时间绿化西畴大地”的目标。一时间，全县掀起了植树造林、封山育林、退耕还林、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热潮。

江龙村也是一样，“不能再走原来的老路”。这成为全村人的共识。于是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江龙村开始生态治理。

山上没树，那就封山育林；坡度大的土地不适宜耕种，那就退耕还林。每一户做饭没柴烧，大力修建沼气池；村民生活用水短缺，每一户都修小水窖储水……

为了防止继续砍树，江龙村还召开村民大会，把禁止砍伐树木写进了村规民约，谁砍树就处罚谁。

“当然有人不遵守，只要被抓住就重罚。”刘忠恩的叔叔当年悄悄砍树，结果被罚了3000多元，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。

树种上了，规矩也立了，生态慢慢好起来。最直观的就是原本已经干涸的清泉在2005年的时候有了新的水源。在雨季原来经常出现的山体滑坡、积水成涝的状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江龙村的村民并不满足于此，生态变好了，生活也要变得更好，要向生态要小康。在村党支部书记、荣获“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”称号的刘超仁带领下，全村村民喊出了“与其等着看，不如自己干；小康村是干出来，不是等着来的”的口号，率先在全县掀起了自建小康村的热潮。

既然种粮食不挣钱，那就试着种经济作物。“村子里有在外做生意的人，带回来了柑橘树苗。”2003年起，刘超仁、刘忠恩带着村民开始种柑橘。几年后，柑橘树挂果，收入可观，家家户户开始种柑橘。

柑橘要运出去，没有路是不行的。江龙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修路，每家每户出钱出力，把进村和入户的水泥路全部铺起来。运橘子的车一趟一趟地在水泥路上来回穿梭，村民生活就一点一点幸福起来。

到现在，江龙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柑橘，全村共种植9个品种，每年人均纯收入上万元。当记者问一直在做介绍的刘忠恩一年能挣多少钱时，刘忠恩伸出4个指头，腼腆地笑了一下，“至少4万元吧。”

走在如今的江龙村，家家都有小洋楼，山上有树林，地里有柑橘，“山上绿起来，村庄亮起来，群众富起来”的江龙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态村、文明村、小康村，森林覆盖率从1990年的32%提高到如今的80.4%。

种下的柑橘与其他林木一样，满足了生态保护的需要，同时也为村民致富铺平了道路。江龙村探索出了一条“山、水、林、田、路、村”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的路子。

## “三光”不光了

“三光三光，树林全砍光，水土流失光，姑娘全跑光。”过去的三光片区是石漠化重灾区。三光片区位于西畴县东南部，涉及6个村委会54个村民小组，面积50平方公里，曾经裸露半裸露岩溶面积达到86%。

老街村委会的老黑箐村小组就在三光片区中，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。走在现今的老黑箐村，黄色的小别墅、宽阔的石板路，浓郁的民族文化迎面而来，一点生态破坏的痕迹都找不到。

杨朝富是苗族人，一直生活在老黑箐村。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准备将水抽到他的水窖里。

“我们过去都是和猪、牛、羊生活在一块的，这间屋住人，旁边的屋子就住牲畜。”杨朝富回忆前些年生活，人居环境极其差劲，臭味熏天，而且村子周围树木砍光、石头裸露，随处可见的破败景象，“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”

穷则思变。三光片区包括老黑箐村在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封山育林、炸石造地，石漠化治理有了一定的效果，村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。

但这远远不够。中共十八大以来，西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三光片区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，实施“生态建设、水利设施、土地整治、道路建设、村庄建设、产业发展、扶贫开发、机制建设”八大工程。

老黑箐村按照“八大工程”开始进行村庄整治。“房子重新修了，村里铺上水泥路，给每一家都修了水窖和沼气池，后来又把电引来，整个环境大变样。”杨朝富说。

不仅如此，老黑箐村还鼓励村民土地流转，种植烤烟或者外出务工，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。

杨朝富就种了35亩烤烟，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，说起现在的生活，“那真是好得太多了。”在三光片区的石漠化综合治理过程中，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在一起。

如果说木者村的炸石造地和江龙村的“山、水、林、田、路、村”综合治理是西畴人向顽石抗争，向石漠化抗争的第一步和第二步，那三光片区的治理，就是西畴石漠化治理的第三步，“六子登科”治理模式。

——“山顶戴帽子”：封山育林2万亩、退耕还林6000亩；

——“山腰系带子”：种植猕猴桃5000余亩，发展烤烟3000亩、三七1000余亩，种植核桃4000亩、李子等林果3000亩；

——“山脚搭台子”：建设“三保”台地2.2万亩，打造“石漠梯田”；

——“平地铺毯子”：对原来的基本农田实施高效节水灌溉示范改造，鼓励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，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；

——“入户建池子”：安装农村太阳能热水器1000台，实施节柴改灶2000眼，维修沼气池810件；

——“村庄移位子”：实施美丽乡村建设9个、房屋改造680户。

如今的三光片区，山变绿、水变清、村变美、产业兴，石漠变绿洲；小坝塘、小水池、小水窖星罗棋布，山区小水网遍布乡村田野；路网、电网、通信网进村入户，彻底结束了出门靠走、照明靠油、通讯靠喊的历史；“三保”台地层层叠叠，特色产业点缀在漫山遍野之中，形成万亩石漠梯田壮丽景观，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度假，呈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。现在的“三光”，不再是过去的光秃秃之地，而是有着美好的前景的光明之地。

## 记者手记

“地无三尺平”的西畴的变化令人震撼：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石漠化的痕迹正在逐渐消失……

这些靠的是什么？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。”西畴人靠的就是这股子精气神。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，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儿。这也是此次采访给我留

## 干，才有希望

张一琪

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。没有土地？不怕，把石头炸了，造出土地；没有路？不怕，村里集资，每家出出力，生生地修出一条

路；植被破坏严重？不怕，封山育林，谁家砍树，就重罚谁……

采访期间，随处可以看见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

望”这句话，这是西畴精神的核心，西畴人不仅把它放在能看到的，更是把它刻印在心里。

大家都说，扶贫，先扶志。其实，搞生态文明建设，更要先扶志。保护生态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干成，需要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，一张蓝图绘到底。



照片说明：  
图①：江龙村村民在采摘柑橘。陈明凯摄  
图②：“三光”片区居民正在搬开石头造土地。吕德仁摄  
图③：整治后的“三光”片区。吕德仁摄  
图④：岔河村面貌焕然一新。吕德仁摄